

大学何以为“大”

——一种大学观的解析

张立娟

(南京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7)

摘要:大学何以为“大”,是一个既具理论价值又有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概括起来真正体现大学之“大”的理念中应包含: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之所,享有学术自由,保有学术自治的权利,培养全人,有大师级的教授等几大要素。

关键词:大学;大学理念;解析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2909(2007)02-0052-14

对大学观的研究不仅可以拓宽高等教育的研究领域,深化高等教育思想的讨论,而且可以为中国大学的改革与发展提供理论支持,指导大学教育实践。在关于《财富》论坛“世界500强”的讨论中,经济学家张维迎说:“国际竞争的核心不是资金和人才的竞争——资金和人才都是可以国际流动的;也不是技术的竞争,而是制度的竞争。”如果高等教育研究仅停留在制度层面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任何制度都是一定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和文化特质的反映,都是不同时期教育理念的折射。大学何以为“大”,从文化、思想层面的高度加以总结和探求,是一个既具理论价值又有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

一、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每一个较大规模的现代社会,无论它的政治、经济或宗教制度是什么类型的,都需要建立一个机构来传递深奥的知识,分析、批判现存的知识,并探索新的学问领域。换言之,凡是需要人们进行理智分析、鉴别、阐述或关注的地方,那里就会有大学(普西,1963)。并非是每个人都适合于这种训练的,而那些胜任这种训练的人必然能够发现这种训练,否则,社会所赖以取得的新的发现和明智判断的‘涓细的智慧溪流’(阿什比,1971)将会干涸。”而在维布伦(1918)看来,探讨深奥的实际知识是学术事业不证自明的目的,与它可能对上帝的荣誉和人类的利益所产生的任何影响都毫不相关。与此类似,赫钦斯(1952)说,任何的问题进行尽可能深刻的思考,甚至思考那些无法想像的问题^[1]。

英国红衣大主教纽曼充分论说了“真理是很多头脑在一起运作的结果”,认为“大学是一个推动探索,使各种发现得到不断完善和证实的地方,即使轻率鲁莽也变得无伤大雅,使错误通过思想与思想之间的碰撞暴露于众的地方”。在“大学”这个词自身的意义中,找到了为大学范围做出这一宽泛的解释的佐证。

收稿日期:2007-04-12

作者简介:张立娟(1972-),女,黑龙江海伦人,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教育学研究。

“大学(university)是一个传授普遍知识(universal knowledge)的地方”。^[2]19世纪洪堡创建柏林大学,指出了大学兼有双重任务,一是对科学的探求,一是个性与道德的修养。洪堡所说的科学即所谓的纯科学。纯科学建立在深遂的观念之上,不同于历史和自然科学这些“经验科学”,能够统领一切科学,是关于世上万般现象知识的最终归宿。换句话说,纯科学就是哲学。思辨的哲学是科学发展的极致,是科学诸学科的升华和纯粹形式,纯科学不追求任何自身之外的目标,只进行纯知识、纯学理的探求。大学所从事的便是这种纯科学。他指出:“大学就视科学为一尚未完全解答的问题,因而便终处于探索之中。”大学赖以立身的原则在于“把科学看作尚未穷尽,且永远无法穷尽的事物,并不舍地探求之”。

科学在德国古典大学观中被规定为大学的中心活动,大学本身就被视为科学的有形存在。科学被喻为“神殿”,科学家则自认为是科学神殿的牧师。科学与学者的生存意义相联系,被视为一种高尚的生活形式,已超出了学术工作的范围,上升为一种信仰。尼珀戴指出:洪堡等人提供的科学的观念成为大学的核心任务。1917年9月,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明确地向学生指出:“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肄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学深学问者也。”大学应研究何等高深学问?蔡元培同样强调学术的非功利性,认为大学应研究纯粹的学问,要为学术而学术,而不能以实用为目的。

二、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

大学自治,又叫学术自治,是指大学应当独立自主地决定自身的发展目标和计划,并将其付诸实施。也就是说,大学作为社会法人机构,不受政府、教会或其他任何法人机构的控制或干预。布鲁贝克认为“自治是高深学问的最悠久的传统之一。无论它的经费来自私人捐赠,还是国家补助;也不管它的正式批准是靠教皇训令,皇家特许状,还是国家或省的立法条文;学者行会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1]施莱尔马赫则从科学的角度出发,认为科学是理性的活动,是无止境的探索过程,是自为目的,任何来自国家、社会或个人职业方面的限定和影响均会损害科学。在蔡元培先生看来,“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

理由是,教育追求远效,而政党的政策谋求近功,二者步调难以一致。在当今大学的职能的不断泛化的时日,大学保有自治的权力,从利于学术繁荣发展的角度出发,显得越发重要。

学术自由作为一项学术活动的伦理原则最早可溯源于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他在1670年便提出了“哲学思想自由”(libertas philosophandi)的思想,认为人“根据最高的自然法则为其思想的主人”。这一思想在启蒙运动中被广泛接受。从康德开始,理想主义思想家们不遗余力地倡导学术自由,将其视为大学不可或缺的生存条件。洪堡在建立柏林大学过程中,一再重申自由对大学的意义,把自由看成为大学组织最基本的原则之一。总的来说,学术自由包含着组织管理方面的自由,即学术自治,在学术事物上的自治。而广为人知的教学自由和学习自由原则便是古典大学观学术自由的具体化和制度化。教师有广泛的教学自由,学生有学习的自由,斯特拉斯堡(strassburg)大学1872年新上任的校长斯普林格(Anton springer)对教学自由作了这样的解释:(科学)的首要的和神圣的权利便是研究独立和自由。谁也不能为其定目标,为其崎岖的道路事先规定方向。……科学如果没有无情检验一切和无畏地进行初试的权利,它如何能发现真理^[3]?

蔡元培先生有言:(见商务书馆出版《教育大辞典》大学教育节)“大学以思想自由为原则。在中古时代,大学教科,受教会干涉,教员不得以违禁书籍授学生。近代思想自由之公例,既被公认,能完全实现者,厥惟大学。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约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制,苟其确有所见,而言之成理,则虽在一校之中,两相反对之学说,不妨同时并行,而一任学生比较而选择,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因此,在蔡元培主持北大期间,学校中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国粹”主义等各种学术思想樊然并峙;各类人物如提倡白话文者、主张文言文者、复辟论者、西化论者等“汇集一堂”。

在西方大学发展史上,学术自由与大学自治是一对孪生概念,二者互为条件、互相依存。一般而言,当大学自治程度较高时,大学的学术也就相对自由。当大学自治程度较低时,也就是大学的学术自由受到了限制。可以说,大学自治是学术自由的初始行为,而学术自由则是大学自治的最终鹄的。换言之,大学自治是学术自由的保障,学术自由是大学自治的寒

暑表。

三、“育自由思考,重责任伦理,秉全人教育”

人才培养是大学固有的职能,也是大学最重要的职能。孟明义先生的《大学应培养作为人的人而不是制造工具》和杨叔子先生的《是‘育人’非‘制器’》两篇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前大学教育培养目标的问题所在。人应当是作为人而存在,而不是作为工具而存在,大学教育要培养作为人的人而不是作为工具的人,要培养全人教育而不是“半人”教育。大学教育必须走出“半人时代”,确立培养“全人”的目标。从大学教育的发展史来看,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大学教育的培养目标都经历了从培养“全人”向培养“半人”的嬗变,又都孕育着从“半人教育”走向“全人教育”的变革^[4]。

西方大学有着“自由教育”的传统,从亚氏自由教育到洪堡要培养完人再到纽曼要培养绅士都是要大学培养全面发展的人。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功利主义的高等教育哲学逐渐取得大学的主导地位,大学教育日益专业化,更加强调“实用”,个性的全面发展被冠以“装饰的目标”受到冷落,大学培养出来的不再是全面发展的自由人,而是异化了的工具化了的人。大学教育的培养目标走向“半人时代”。面对大学教育日渐狭隘,雅斯贝尔斯、赫钦斯等呼吁大学要培养全人,完人,自由人,而不是片面发展的工具。1996年,由雅克·德格爾(Jacques delors)任主席的“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了题为《教育—财富蕴藏其中》的报告,重申了“教育应当促进每个人的全面发展,即身心、智力、敏感性、审美意识、个人责任感、精神价值等方面的发展,应该使每个人借助青年时代所受的教育,形成一种独立的,富有批判思想的思想意识,以及培养自己的判断力,以使由他自己确定在人生各种不同情况下他认为应该做的事情。”该报告提出大学教育应该以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学会生存为支柱,培养全面发展的人。

台湾中原大学校长张光正在论及中原大学如何塑造差异化竞争优势时,归结为“育自由思考,重责任伦理,秉全人教育”之理念。认为学生是校园的主体,面对时代的变革,任何传授道业者不能以“过去的知识教育现在的学生去面对未来的问题”。而是该如何培养独立研究,自由思考的学风,尤其在当今网络信息多元,环境氛围纷杂,价值道德观模糊之

时,培养具有远见宏观的洞悉力,具有明辨事理的超然性的人才,理应成为大学戮力培育的目标。忽略大学生前瞻眼光的塑造,将使大学教育沦为偏狭,培养出大批隧道视线的专才,绝不是社会的福祉。“秉全人教育”也即尊重自然与人性的尊严,寻求天、人、物、我间的“和谐”,因此,塑造全人教育,是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6]。

为实现全人教育培养目标,大学必须调整专业设置,进一步拓宽人才培养口径,建立普通教育与专业教育有机平衡的课程体系,实现课程体系的个性化,改革教育教学方法,加强智力训练、能力培养和人格养成,营造适宜的校园文化环境,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四、“所谓大学者,非谓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在《就职演说》中指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我们的智识,固有赖教授的教导指点,就我们的精神修养,亦全赖有教授的 inspiration。”“大学之良窳,几全系于师资与设备之充实与否,而师资尤为重要。”视“师资为大学第一要素”,多方礼聘国内外著名学者到清华任教,以致清华名师云集,睿才荟萃。1931年他始任校长时,清华有教授73人,到1936年增至90人,冯友兰、朱自清、闻一多、王力、吴晗、熊庆来、周培源等一批学者应邀来华任教。梅贻琦在清华大力推行教授治校、民主管理,把教授视为学校的办学主体和依靠力量。

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也认为一个学校实施教育的要素中,教授人才充实,最为重要。他认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北大校长蔡元培更是这方面的躬行者,他的“不拘一格,网罗众家,兼容并包,大量引进新派人物”的方针,使北大翼卵天下英才,1919年《东方杂志》中的一篇文章记载了时人眼中北京大学的盛况,文章盛赞蔡元培为:

学界泰斗,哲理名家,就职后,厉行改革,大加扩充,本其历年之蕴蓄,乐育国内英才,使数年来无声无臭生机殆尽之北京大学挺然特出,褒然独立,延名师,严去取,整顿校规,祛除弊习。……学风丕振,声誉日隆^[5]。

值得认识的是,中国现代大学的生长,并不只是北大、清华之一二家,蔡元培、梅贻琦之一二人,而是一个较大的规模和显著的群体。事实上,每一所大

学的成长都与教育家相连,如蔡元培、蒋梦麟之于北大,梅贻琦、潘光旦之于清华,张伯苓之于南开,唐文治之于交大,竺可桢之于浙大,郭秉文之于东大,王星拱、周鲠生之于武汉大学,马相伯之于复旦,萨本栋之于厦门大学,吴贻芳之于金陵女大。这些大学有国立、省立、私立和教会大学,类型各有不同,而教育家则有各不相同的文化和教育背景,这些大师们是现代大学的人格化象征。他们的可贵探索丰富了现代教育文化,成为早期中国高等教育最重要的生态环境之一。由此可见,大学的诞生与大师的诞生是一个共生的过程。

当今时代,中国的高等教育进入了新一轮的高速发展,既有来自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巨大压力,又面临知识经济、高科技时代的严峻挑战,我们对人才,尤其是创新人才的呼唤从没有像今天这样的急迫。我们的大学与世界大学相比,有着独特的处境,存在着独特的问题,大学里运行着官、学、商3种功

能、目标完全不同的机制,大楼多于大师,设备重于人才,计划体制,官本位弊端,商业化的侵蚀,等等。对什么是大学,大学何以为“大”的概念仍待进一步的廓清。

参考文献:

- [1] (美)约翰·S·布鲁贝克. 高等教育哲学[M]. 王承绪,等,译. 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1987.
- [2] (英)约翰·亨利·纽曼大学的理想[M]. 徐辉,等,译. 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01. 12.
- [3] 陈洪捷. 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大学的影响[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 [4] 刘宝存. 大学理念的传统与变革[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 7.
- [5] 陈平原,郑勇. 追忆蔡元培[M].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

What is the concept of the university?

——A analysis on concept of university

ZHANG Li-juan

(*Educational Institut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China*)

Abstract: This problem is worth discussing from theory and practice. This article presented fundamental concept of the university should include some important factors such as university is a place to study advanced knowledge and train the persons with all-around ability, university holds the right with academic autonomy and academic freedom, and university possesses of some professors who are great masters in some field.

Key words: university; the concept of the university; analysis

(编辑 胡志平)